

刘征文集

续编三 综合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刘征文集（续编三）

诗词及其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征文集续编. 3/刘征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107-29221-7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4028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 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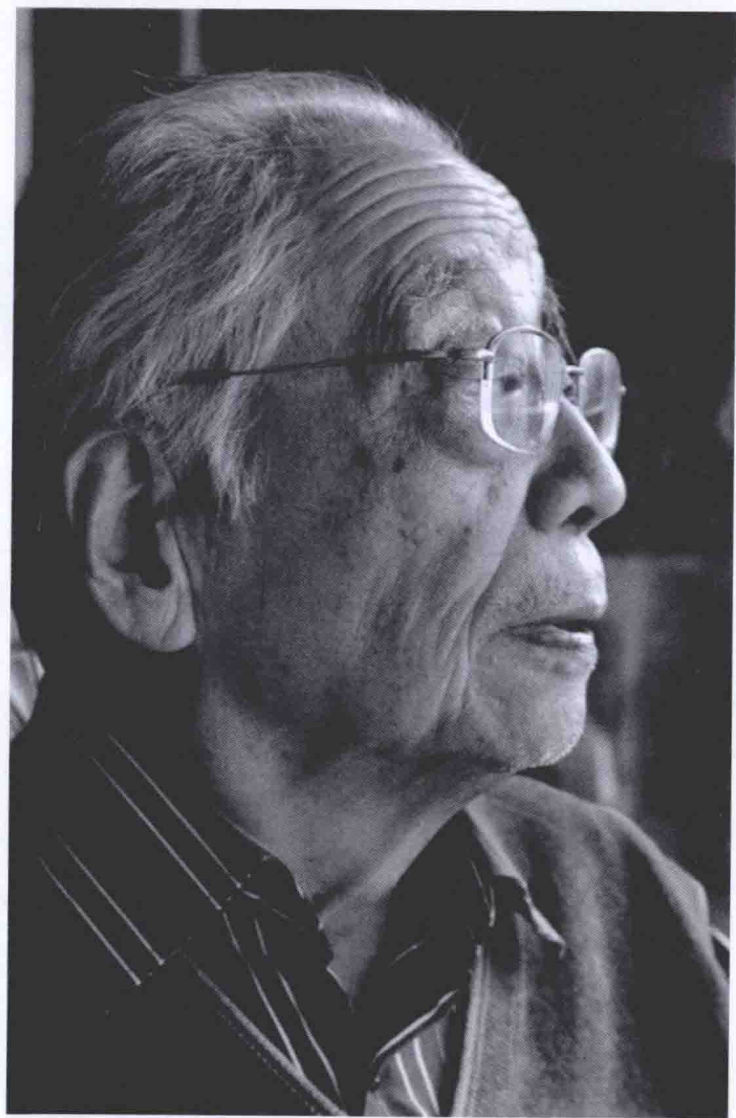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0 001 ~ 1 000 册

定价: 23.20 元

著作权所有 ·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 · 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作者小照



作者和夫人

张

花開不語
 淡溪雲苑
 姪姪
 乃儼
 適人
 方
 知



各處江河海
 見為山形
 一見通大
 桃花源
 下
 小

梅



我的诗笔生涯（代序）

刘 征

我与诗结缘，要上初中时算起，那时我十二三岁，到而今已七十多年了。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诗词创作得到充分发展，大体上可分作三个时期。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是学习和习作时期。其次是20世纪50至60年代，是弃旧图新，写新诗（主要是写寓言诗）时期。“文革”搁笔十年。然后就是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开放搞活至今。这一阶段是我的创作生涯最活跃、最广阔的一个高潮时期。

我上过私塾，自幼爱好文学。中学是在当时沦陷的北平一所提倡读古书的学校里读的。一位美术老师陈小溪，诗、书、画、印都有很深的造诣。我课余就师从陈老师学画。有一次，我在扇面上题了一首小诗，其中有“晚起生竹笋，清阴筛素月”两句。陈老师见了很高兴，说：“你可以学写诗！”这是我写诗生涯的起点。在陈老师的指导下，几年间，我读了许多书。陈老师送给我一部《杜诗镜诠》和一部《古今诗范》，这两部书是我主要研习的书。也许是当时山河破碎的时局和我的少年爱国情怀能在杜诗中找到共鸣，我对杜诗情有独钟，感到杜公如家人父子一般亲近。后来，经陈老师介绍，我拜贺孔才先生为师，眼界更加开阔。写诗，我是苦吟派，师友笑我有些像李贺。那六七年间，我写诗200首左右，多数经过陈、贺二师的手批，可惜大部分散失了，仅有的一些，编入《刘征文集》诗词卷。这些诗，现在看来是幼稚的，且多模仿的痕迹。但是，敝帚自珍，如同看自己儿时咬着手指头

的照片。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我久已向往的革命得到了实际接触的机会。国内外的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毛主席的延安文艺讲话和解放区的小说、诗歌，使我摒弃了旧文人的“故纸堆”，毅然投身革命，诗歌创作自然也抛弃旧体改写新诗，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路，一发不可收拾。20世纪50年代初，我开始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参与和领导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人教社的工作繁忙，我只能利用业余有限的时间搞创作。业内业余，相济相成，我乐此不疲。开始从事新文学创作时，我做过多项尝试，都不能得心应手。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新编文学课本选课文之时，我读到俄国克雷洛夫的寓言诗选，怦然心动，爱不释手，一拍即合。“笔不开花偏著刺”，不善于歌颂，却偏于讽刺，天性使然吧。

于是，我开笔写散文寓言和诗体寓言，受到《文艺报》和《中国青年》的欢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诗刊》上发表，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诗刊》上发表的《三戒》（《天鸡戒》《海燕戒》《山泉戒》）以及《鹅》等，受到诗界关注。《诗刊》主编臧克家著文推荐，赞为“新花”，这应是我同这位大诗人交往之始。从此以后直到1966年“文革”，我写了许多寓言诗，其中有一篇值得一提，即《老虎贴告示》，有些师友和读者至今念念不忘。

诗歌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曾盛极一时。《诗刊》主办的诗歌朗诵会，反响热烈，常常是主会场容纳不下，要拉线到分会场。我的讽刺诗寓言诗也总是获得热烈的掌声。臧老曾在文章里提到此事。说到这里，要再叙一事。在1957年“反右”之前，作家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很高兴，整理存稿，命名《集零集》寄去，正当此时，霹雳一声，“反右”开始了。一天，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来访问我，说这本书不宜出版，将书稿退给我。初生牛犊不怕虎，

渐渐我才知道，在严峻的情势下，搞讽刺文学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好险啊！难怪偌大的中国文坛，当时搞讽刺文学的寥寥无几，真要感谢那位老编辑（可惜忘了他的名字），如果他不把我的书稿直接交给我，而是交给领导，那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竟不知悔改，本性难移，“反右”以后，又重操旧业写起寓言诗来。果然好景不长，厄运真的降到头上了。

1966年“文革”爆发，老伴儿和我都被揪出来，受到“一对黑”的嘲讽，吃尽苦头。“写黑诗”是我的罪行之一，家中的诗稿如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一天，“造反派”勒令“黑编辑的黑爪子写的黑文章统统交出来”。这对我来说如同五雷轰顶。我急中生智，把书稿坠上一块铁，乘夜深人静，悄悄投进了宿舍附近故官的筒子河。

但这一招不过是鸵鸟政策，那些诗文都曾发表过，投河又有何益？然而，居然收到效果。那之后，“造反派”打起派仗来，无暇他顾，我悄悄躲过一劫。那些诗稿，后来我又自己到图书馆查阅、清抄，损失不大。“文革”十年，寓言诗我一字未写。受尽苦难甚至生死考验，我已经下决心折笔裂砚，“不留一字在人间”了。然而，粉碎“四人帮”使我有了天翻地覆的转机。那时的心情，有如一双巨手揭掉如来佛的符咒，我翻掉了压在身上的五行山，一跃而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不留一字在人间”的戒律抛到九霄云外，文兴勃发，便如冲破闸门的洪水，滚滚涛涛，长流不息。自己未想到，幸存到晚年，却出现创作的高潮。亲朋好友时时善意劝告，千万谨慎小心，“文革”再来一次，可就糟了。老伴儿偶尔也劝我，但更多的还是鼓励、帮助。

此时我的笔下，从单一品种变成多品种：继续写寓言诗，增加写杂文、诗词。故业重理，竟得到很大发展，成为一项主要收

获。同时，荒疏几十年的书法也跃然来到笔端。

先说寓言诗。在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大会上，朗诵了我的《鸱鸒的下场》，获得热烈掌声。我摆脱了“下笔如有‘绳’”的感觉，一路写来，越写越多，越写越自鸣得意。试想，使那些假恶丑的东西，一个个剥其华衮，以昭世人，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啊！诸如《烤天鹅的故事》《春风燕语》《大佛肚子里的耗子》《凤凰的喷嚏》等，有的至今仍经常被朗诵。

寓言诗是诗中一个独特的品种。五四以来，写散文寓言成专著有冯雪峰，写寓言诗的寥寥。应该说，我是拓荒者，填补了一个空白，有一位评论者认为“五四以来罕有其匹”。我开始写寓言诗时，主要是借鉴外国的，如克雷洛夫、拉·封丹等的作品。但我不甘心一直这样做，相信我国几千年的文学积累中定有未充分开发的瑰宝。于是，十多年间，我用一部分业余时间，搜集、整理我国古代寓言和寓言诗。与好友马达、戴山青合力编成《寓林折枝》一书，书名是病中的茅盾先生题的。之后，马达、白本松、鲍延毅三友又出版了《中国古代寓言诗选》。二书，披览宏富。通过对我国寓言的学习，我大开眼界。这个时期我写的寓言诗，与初期有所不同。

写寓言诗必须经过特殊的构思，把现实生活迷幻化，鲁迅所谓“涉幻成趣”，不可能直抒胸臆，于是我增加一个品种——杂文。在我的笔下，寓言诗和杂文同是鞭笞黑暗，神髓是相通的，只是表现手法不同。我开始写杂文的时候，正值新时期杂文兴起，投枪匕首，异彩纷呈，有一本《当代杂文史》，记录了那份热闹。单说我，我的《庄周买水》在《人民日报》获奖之后，刘成信同志在报上著文，称我的杂文为“怪体杂文”（后来也称“怪味杂文”）。自己想想，我确是不按常规出牌的。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数体。一是说说唱唱体，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第一篇杂文

即用此体，后来也还常用。二是寓言故事体，实为散文体寓言。三是故事新编体，《庄周买水》即用此体，后亦常用。四是聊斋志异体，谈神说鬼，兼及神话。五是短诗体，借鉴泰戈尔的短诗，以讽谕为内容。我曾写过近300首，分编在“播谷篇”“雕蛇编”等数篇。我称之为杂文诗，也可谓诗杂文。六是戏曲类，由鲁迅《曲的解放》生发开去，写成散曲或套曲，但不遵守曲的格律，信马由缰，只是带点儿曲味。我每每写之，大有异趣，命曰“杜撰曲”，也可叫作“杂文曲”，至今已写出30多篇，兴犹未尽。

当然，我也采用一般的写法，写成艺术性论文，有些还算不错，如《悟〈西游记〉的“豹尾”》《诗谏琐话》《华居三问》等。

朋友曾对我说：“你的寓言诗和杂文的风格是一致的，总是人兽鬼神杂沓，时空交错，风谲云诡，匪夷所思。至于文体，总是使其基因变异，生出怪胎。这当属什么派呢？谓之荒诞派可乎？”我说：“您是高看我了，我是无派之派。”

该说说写诗词（应是传统格律体诗），写起来才发现，诗词是我的最爱，写起来开心动情，偶得佳句，神飞气畅，感到莫大的快乐，“虽南面王不易也”。因此，如今人老了，而诗心不老，仍怀逸兴壮思飞。

拨乱反正之初，我就故态复萌，拿出闭锁20年的笔砚。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大游行归来，奋笔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就此开笔。

当时，报上发表诗词还只限于几位国家领导人的作品，诗词的冰冻未解。我每有所作，即寄给臧老请教，得到臧老热情的赞许，喜出望外。每谈我诗，他总写回信，用毛笔写在诗笺上，书法清新健劲。高兴起来，他写道“眉飞色舞，艺术之伟力如此”。由此越加亲近，成了相差20岁的忘年之交。他给了我许多重要的指教，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我欲称他老师他不同意，亦师亦友吧。

由臧老介绍，我结识了《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程光锐同志。他话不多，总带着亲切的微笑。他是诗兼新旧，诗词的造诣极高。他写的《沁园春·马踏飞燕》一词曾得到臧老和茅盾先生的盛赞。后来他、臧老和我三人合出了一本诗词集《友声集》。“三友”，是臧老提出的。我把臧老给我的书信裱成一个册子，臧老题跋，其中第一次出现“三友”二字。后来臧老病重，我去看他，他握着我的手，只用浓重的山东话说了两个字“三友”。如今臧老、光锐都已谢世，岂不痛哉！

“三友”的诗词创作主张是一致的，倡导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一个“新”字，多么重要，已被几十年创作实践所验证，用不着多做阐释了。对此我体会更深。

这几十年中，我先是跑遍大半个中国，历览名山大川、八千云月，后又出国旅游，走遍欧美亚半个世界。随足迹之所至，凡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发诸诗吟，可算得一位行吟诗人了。至今已积累了三千首诗词。这一大堆东西，是我生命的外化，是我感情的凝结、我的幻想，是我不守固常的天性也。诗中有大笑也有悲戚，有舒心之乐，也有拍案之怒，既寄托了我个人的情思，也反映了时代风云的某些侧影。虽然合起来看，亦不过芥豆之微，但总算对国家对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情，给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诗坛添了一块铺路的石子。

“新”的进一步要求，就是“美”。美是诗的精魂，关系到诗感动读者的深度、广度、力度和恒久度。诗美如长天大海，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我们在求索，攀登这座望不到顶巅的奇峰，犹如夸父逐日，永远赶不上太阳，却可以获得烂漫的桃花。

还要写一笔，就是书法。写字的理论和法度是书法，写得合乎法度的字应叫法书。目前将这两个词弄混了。

早年上中学同陈小溪先生学习诗画时，也兼习写字，临习二

王，但成绩甚微。参加工作后，放下了，可对书法的爱好无时或减。我写了许多著名碑帖拓片和墨迹，影印本只是欣赏，很少动笔。拨乱反正以后，我正式写起字来。先是迷恋魏碑与篆隶，后又返归二王，近年更堕入狂草的迷阵。

我曾问书法于两位书家。问欧阳中石老兄：习书之妙要何在？答曰：在用墨。又问于沈鹏老兄，答曰：在用笔。这用墨与用笔，博大精深，奥妙无穷。我锐意求之而书大进。但书法在我不过是一种爱好，不敢自列于书家之林。自鸣得意之诗篇，以精良笔墨书于诗笺之上，感到心旷神怡。我命之曰“笺书”。近年视力渐衰索性放笔为大字狂草，有斩蛇斫蛟之快。

我的笔墨生涯还在进行中。我已经 87 岁，精力日衰而诗心未老，天可怜见，假我数年乃至更多，我仍然要舞文弄墨。这大半辈子，我出了 30 多本专集，编为《刘征文集》八卷，已出七卷，第八卷也要问世了。您如肯赏光，不妨找来翻翻，让我陪您聊聊天。何以解忧？唯有聊天。

2013 年 8 月于鹭峰书屋

目 录

2008 年

漓江舟中，用岳奇先生韵	3
兴平泛舟	3
即景，用沈鹏先生韵	3
闲庭二咏	4
绿竹	4
清溪	5

2009 年

求能友赠诗，次韵奉和	9
题《抗震壮歌》十七首	10
悼孙轶青先生二首	15
漫兴三首	16
题画墨兰	17
题画竹	17
伤逝	18
立夏	18
悼台湾梁云坡老友	19
平谷记游十首	19
访青龙山滑雪场	19

重游金海湖	20
访轩辕台二首	20
访挂甲村	21
访明长城遗址——将军关	21
访石林峡	21
大峡谷泛舟	22
临江仙 访丫髻山和神桃峰	22
浣溪沙 桃花海	22
端午吃粽子	23
金缕曲 张结先生八旬华诞，我以一枝为寿	23
沁园春 漫步天安门广场	24
新笋篇二首	24
答刘章兄	26
谢留芳友赠雀舌龙井	26
次韵奉和钟家佐先生八十初度之作	26
中秋逸园雅集	27
赠丁芒兄	27
题张玉旺诗集	28
题辞	28
沁园春 伫立天安门广场	29
读书随想二十首	30
读《老子》	30
读《论语》	31
读渊明《闲情赋》	31
读李白《万愤词》	32
读杜甫《望岳》	32
读东坡《大江东去》	33

读《大唐西域记》	34
读《宋词选》	34
读《儒林外史》	35
读纳兰性德“悼亡词”	35
读龚定庵《西郊落花诗》	36
读金和《西施咏》	36
读《聊斋》	37
读惠特曼《草叶集》	38
读卡夫卡《变形记》	38
读《古今诗范》	39
忆贺孔才《天游集》	39
读吴伯箫《北极星》	40
评京剧《赤壁》	41
随想的随想	41
杜撰曲 黄金龙凤蟹	42
大雪二首	43
答沈鹏兄	44
自嘲，答伯农先生	44
和树喜友“悯牛”诗	45
2010 年	
兰花咏叹调并序	49
题春节牡丹	50
元宵无月，戏为四章	51
金缕曲并序（千里传一枝）	53
苦竹篇	54
词二首	55
声声慢并序	55